

## 江花

## 畹町桥畔望缅甸

■文/龚舒琴

畹町桥,一座边境桥。畹町河,一条边境河。一座桥,一条河,隔开了两个国度。

到了畹町桥畔,才晓得缅甸的首都早已不是仰光。换了一个陌生的名字,“内比都”。

畹町河不宽,隔着河水,缅甸九谷镇村落的模样清晰可见。已过了早上8点升国旗和开关时刻。夏日烈日热辣地晒着,隔岸高地埋有两国故人的墓地让村落更显寥落。这原本是中国人的庄稼地。50年代,中缅“热恋”期间,周总理就是从这儿跨过畹町桥,厘清了两国国界。据说,大国风范的总理代表国人给缅甸很宽厚的让步。眼前这个村落一分为二。从此,两国,两村隔河相望。彼此炊烟可见,彼此鸡犬之声相闻。更重要的,彼此故人墓地也交相杂陈。每当清明、特殊忌日,边民们跨过河界,出国,祭拜各自的家人。

这是一个位于中国畹町和缅甸九谷镇之间的边境,也是举世闻名的“滇缅公路”与中印公路的交会点。特殊位置,畹町河边有了许

多长枪短炮的拍摄。

我安静地倚在一棵树下,看畹町桥下潺潺流淌的畹町河水。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长长的躯干横躺在畹町河上,直触对岸。透过枝枝叶叶,河水汤汤。许是一场雨后,河水呈浑浊状。在滇西,下雨是最寻常的事情,一分钟前阳光灿烂,一分钟便是铺天盖地的雨水,常常让毫无准备的外地游人浇个浸透。

在边境,本地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名字,“边民”。一国之境,在边民们心中,都是寻常乡路。一抬脚,出国;一收脚,回国。边民们进出国门,买个针头线脑的,就像邻里之间串门般的寻常。

缅甸和中国有着很长的河流、山水相依。这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度,尽管不富裕,但对佛塔的热衷几近狂热。隔着畹町桥,对面村落的佛塔隐约在丛林中,高大,金碧辉煌,烈日下格外刺眼。而芒市城内一座座佛塔的奢靡更是令人咋舌。

不能入境,站在畹町桥中国端,游人争相拍照。

已是午时,太阳毒晒,滇西紫外线的杀伤力地恐怖让同伴们选择在树下望呆。战事正酣的缅甸乡村土路上空无一人。倘若不是战火,此刻的边境应该是商人、边民喧闹鼎沸。风生水起的缅甸玉石生活,让多少人一夜暴富,一夜赤贫。

畹町桥不宽。比想象中边境之桥的神圣,甚至觉得有点潦草。这原是一座寻常的边民小桥。两岸住民为了耕种和走亲访友之需,用两根木头随手搭建了最初的木桥。1938年,战争四起,随着“滇缅公路”的全线贯通,畹町成了国内唯一的西南边陲交通要塞,木头桥变成单孔石拱桥。数十万远征军走出国门开赴抗日前线。盟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物质也由此入境运往内地。一座普通的边境小桥,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可惜,当年石拱桥已经毁于战火。半个多世纪的岁月,历经“钢架”、“钢筋混凝土”变迁,2003年原样恢复。眼下,同一条河上,两桥同列。木桥已成历史,唯有“中缅国界,请勿跨

越”的标牌,唯有桥头静穆的纪念碑提醒着这里曾经的血雨腥风。

有缅甸市民正在过关,边检战士微笑着检查手续。一辆拖拉机“突突”到关前,车上跳下一男一女,上身短衫,下身筒裙,脚上拖鞋,典型的缅甸人打扮。男人正出示什么东西给边检战士,两手交接间,一只蛇皮口袋很突兀地滚落两人脚边,随着口袋的躁动和翻滚,传来猪仔“嗷嗷”的叫声,瞬间引来数人的好奇围拢。我也拿着相机乱挤其中。镜头中,边检战士离开车,跑步,冲向我,立正,敬礼。“对不起,你已越界。请止步,走线外”。低头一看,忙乱间,我的脚已经踏进了用以隔离中缅地界的绳子。

苔痕  
tai hen ji yin

·行吟

A13



## 风居住的街道

■文/赵晓婷

有谁见过风?  
风居住的街道,又是怎样的?

想着,是从前那条铺着青灰砖的街,上学放学走来走去,一路有着笑声,一路也有着风吗?

可那条街早已变样,铺上了水泥,不再有叮当敲响白铁皮的铁匠铺,不再有排着队打开水的老虎灶。不再有雨后可喜的青苔,不再有一地淡紫的泡桐花,不再有可以低头想事的清静,不再是记忆中的那条街。

于是,闭上眼,倾听钢琴与二胡的对话。

“风,真的在过吗?”二胡哀婉忧伤地问。

“在过。很早很早的时候,我绕了很远的路,只为目送你走过这条街。”钢琴从容地答,成熟,多情,却沧桑。

“我知道你的存在,那种存在,也让我充满了期待、喜悦、宁静、依赖。我常常站在窗前,静候你的出现。”二胡柔声回忆。

“我远远地看着你,很多年,从可爱稚气的小女孩,到青涩害羞的少女。我绕了很远的路,远远地看着。”钢琴低声应和。

“当我以为就此天荒地老,你却转身离开,不再走近,不再出现。为什么?”曾经的小女孩追问着。

“因为我是风,有时,被吸引去了其他地方。当我想起,却再找不到你。”有谁能将风握在手中?

“我离开,又回来,等不到你,又再离开。所以,我们今生便错过了彼此吗?”缠绵于琴弦的音符,你听得出来吗,那是时间累积成的痛。

“错过的只能错过,曾经沧海,已变桑田,如何能改?”看到你的痛,却怕辜负了,会更痛。

“许我来生吧,我会用尽今生的时间,去期待一个可能有的来世。”从此,相忘于江湖,守一世,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,等一句永远也听不到的话,等一只永远也牵不到的手。

## 仰望莎翁

■文/施云桂

斯特拉福德因为16世纪出了莎翁这位伟大的戏剧天才而闻名于世。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袖珍古镇,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幢房屋都古风犹存古趣盎然,市民的生活步履也总是悠悠缓缓从容不迫。小镇悠闲恬静,温馨可人,人文气息浓郁……一切与莎翁戏剧中那种惊心动魄、尔虞我诈、爱恨交织,似乎相距很远很远。美丽的埃文河穿城而过,河两岸点缀在绿树鲜花中的一幢幢古朴典雅的房屋错落有致,河畔游人络绎不绝,幽幽流淌的河面上游船如织,还有成群的鸭子和白鹅在水中徜徉,颇似我国江南古镇小桥流水的如画景色。

从埃文河边往镇中心方向步行10分钟,就到了莎翁故居——亨利街上一座都铎风格的橡木结构两层小楼。门旁的柱子上钉着一块草绿色的小牌子,上面写着“William Shakespeare, 1564-4-23—1616-4-23”。这座老房子看上去古朴简洁,格调高雅,莎士比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底层3扇大窗户朝着亨利街开着,室内宽敞明亮,墙上挂着一些人像、雕刻,有几幅水彩风景画,也有莎翁的画像,还有当年刊登莎翁演出广告的报纸。室内有1张榆木书桌是莎翁读中学时用过的,上面陈列了一些古钱币。楼上的陈设也很简单,正中央摆放着1张双人床,右边有1个小摇篮,左边是1张矮而窄长的木床。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墙上的美术体英文字:“不朽的莎士比亚诞生在这间房子里。”楼后面有1间小屋,仅设1桌,桌上置一签名留言本,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国家数以千万计的敬仰者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笔迹。

故居附近是当地的镇立小学,相传莎翁曾在这里就读。为了

躲避瘟疫,幼时的莎士比亚曾有很长时间随母亲在镇北郊6公里的外婆家居住,那里离阿登森林很近,因此有机会在乡间成长。莎士比亚18岁离开家乡到伦敦闯荡天下,因他自幼喜爱戏剧,便到戏院当1名给观众看管马匹的马夫。后来有人发现他头脑灵活,口齿伶俐,便让他提台词、跑龙套、改编剧本。就这样,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,莎翁一步步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剧作家。

古老的圣三一教堂是莎翁安息的地方。教堂入口的门廊还保存着13世纪的遗迹,大堂免费开放,还提供中文宣传品。莎翁的墓在教堂后面的圣坛内,每年莎翁诞辰日,“莎士比亚节”在这里举行,纪念他对国际文化所作的贡献。

漫步小镇,我心中充满敬仰。莎翁是如何在52年人生中,创作出38部戏剧和154首十四行诗的?他的历史剧从《国王约翰》到《亨利八世》,历史跨度达300多年,他是如何用嬉笑怒骂的手法和娴熟的语言技巧去表现?对于一个只受过“文法教育”的乡村青年,他是如何写出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》这些伟大的作品?从小镇热闹的街道到郊野的田园风光,直觉让我感觉到,莎翁的文学素养应该来自多彩的社会和美丽的大自然。

我曾在巴黎左岸访问过莎士比亚书店,书店坐落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,但顾客盈门,川流不息;我还在瑞典游览过哈姆雷特城堡,因为莎翁作品故事取材于这个城堡,人们把城堡本名也忘了,干脆就叫“哈姆雷特城堡”。足见莎翁在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有多大的影响。

莎士比亚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文学享受,他是斯特拉福德小镇永远的宝藏。